

说春晚其实是说央视春晚。地方台的春晚时有惊艳的表现,但很多中国人从未完整地看过地方台春晚,央视春晚则很难错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普通百姓人家把一年中最重要的几个小时交给这台晚会,亿万人一起分享欢声笑语,一起感受什么是家什么是国。说它是中国人的精神年夜饭,毫不夸张。

越是匮乏的时候,年夜饭就越香,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是如此。小学时某个除夕的前夜,烤火用的炭盆没熄,小客厅里着了火,家具损毁大半,小白电视机的外壳被烧成了波浪形。那年家里经济特别困难,真是祸不单行。但是电视机插上电源居然还能看,第二天换了个房间,一家人就着这台有点焦糊味的电视机,提心吊胆地看完了春晚。现在回想起来,记忆里不再有焦糊味,还有一小盘芝麻片的甜香和愁眉紧锁的父亲一次次的开怀大笑。

对中学就去外地读书的我来说,春节的主题是团圆,看春晚是团圆的仪

那些年,我们看春晚

汤拥华

式。春晚开始前十几分钟,所有人都在跑来跑去,想着赶紧把手上的事情做好,安安心心坐下来看电视。屋子里摆满了各种糖果点心,每个人围着可以搁脚的“火桶”找好了座位。电视里开始倒计时,电视机前的人心情激动如同等待火箭发射。开场照旧是花团锦簇,锣鼓喧天,我们一声声催促还在厨房收拾的母亲赶紧过来。然后就是冯巩老马识途的那一句“我想死你们了”,有一种土味的俗套,却让人如释重负,仿佛笔酣墨饱,落到了纸上。

春晚一般是四个多小时,10点左右是一个关口,小孩子们开始打瞌睡,我们做叔叔舅舅的赶紧发红包。春晚过半我就频频看钟,无论节目精彩还是差强人意,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接近12点,各家各户准备送旧迎新,踩着电视里的十二声钟响,四下里烟花鞭炮齐鸣,喜庆的气氛无远弗届。春晚在播报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电,电视机前

岁末参加由一家媒体主办的颁奖典礼,共有小说、纪实、社科、历史、科普、艺术领域的10部著作获评“年度十大好书”。获奖者包括新锐作家周恺、新锐译者何雨珈、年度智识生活倡导者罗振宇等。

颁奖典礼长达三个小时,欢笑声不断。主持人宁远睿智大气,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落到嘉宾的专业、兴趣和价值观上。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播报灾情中的死亡人数时,禁不住落泪。那一刻被她深深地感动。当代社会,人如何真情地生活?很多人失去了为他人着急、为他人难心痛的能力,这多么令人叹息!

与梁文道老师见面十分暖心,看他的读书节目多年,不但长知识,而且学习生活态度。人生需要一点儿自由精神,需要一点儿反叛,更需要一点儿忍辱负重。读书是生命中的另一个我,它细润无声,常常拉一把现实中的我,走过风雨。文道老师读的书真多,而且融化在起伏的路程上,让人看到,做一个读书人真好。

给年度小说颁奖,获奖者为止庵的长篇小说《受命》、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日三秋》。两位都是我敬佩的大家,颁奖是向他们二位致敬。多次在会议上与止庵老师见面,印象很深的是2014年8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来到上海思南会馆,与读者分享他的新作。止庵老师与他对话,语气温润新意迭出,真可谓“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

在我看来,最理想的生活是读书、旅行、写作。天性与文字有亲缘的人生是幸运的。语言无处不在,是世界上的第二种空气。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带着枷锁。”读书让这个逻辑发生倒转,展示出生命的真理:虽然无处不带着枷锁,读书却让人奔向自由。因为对读书的坚信,惋惜不读书的人,无视看不起书生的人。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是一个心思纯净的好读者,度过的是多么美好的时光!

方去疾刻“虎”生肖印

方 葳



“牛耕绿野千仓满,虎啸青山万木荣”。辛丑壬寅之交,兹逢父亲方去疾所刻“虎”生肖印与大家共迎2022虎年新春,恭祝各位新岁百福,吉祥如意。父亲治印宗秦汉,喜单刀直冲,力追“逸笔纵横意到成”之境界。此枚“虎”生肖印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印面呈长方形横构图,全印以朱文线条勾勒,虎头、虎身、虎尾比例匀称,虎腹圆润,虎尾

下垂而尾根略翘,四肢敦实有力,虎爪尖锐坚实,虎身皮毛用四、五根短斜线随意刻成,运刀从容爽利,自然流畅。虎形作半伏状,虎眼饱满,虎口微张,似欲一跃而起之态,与自然界老虎匍匐而扑腾姿态极为相似,活灵活现。全印构图线条简练,虎身形体饱满,姿态刻画逼真,虎虎生威之神韵跃然于方寸之间!

的人也跟着用电话拜年。屋里屋外都是震耳欲聋,电话里听不清回答,只能像主持人一般,一连串念完祝福的话。打完电话回来坐下,正好赶上《难忘今宵》,看着李谷一老师一年又一年出来,嗓音甜美依旧,既心满意足,又怅然若失。

曾经以为我的同龄人都会看春晚,后来发现一些学界朋友很少看,即便除夕夜也坚持读书写作,让人见贤思齐。有些家里虽然看春晚,却并不作为郑重的仪式。今年因为疫情原因又一次没有回湖南老家,留在上海过年。以往年的经验,本地籍的岳岳岳更喜欢看电视剧,爱人看春晚的方式是日后下载了细看,女儿更喜欢在iPad上看真人秀,会有一台电视机调到春晚的频道,但大家基本上各行其是。我试过一个人在摆上了吃喝的客厅看,也试过一边写论文一边看,总觉得做作,也有些可惜。

习惯不等于趣味,而怀旧也不是智慧。看过三十多年春晚的人,未必比只看了三四年的人更明白。那些年没有“小鲜肉”“网红”“老戏骨”“yyds”之类标签,但也会犹豫究竟是“偶像”还是“艺术家”更吸引年轻人。那时还不太

流行跨界的流量明星,仍然听歌唱演员唱歌,相声演员说相声,但看到别出心裁的客串,也会觉得是春晚应有的惊喜。我们像现在的年轻观众一样偏爱小品,每一年都会好奇这一次它们又将如何紧扣时事,但至今没有想清楚该如何平衡深刻与娱乐,如何区分接地气与媚俗。

那些年,我们看春晚,也吐槽春晚。我们见证了大批优秀的艺术家从青涩走向成熟,直到成为春晚“钉子户”。我们以他们为标准挑剔今天的演员,但也曾不留情面地嫌弃他们。我们想象春晚舞台应

该是无与伦比的美轮美奂,但当春晚以多地分会场协同直播的恢弘气势出现时,又怀念起八十年代初的朴素。也许吐槽就是看春晚的方式?我们终究欲罢不能。

倘若从未看过春晚会怎样?很难想象,但是看与不看,它都在那里。我们看春晚,春晚也看我们。春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晴雨表,在可预见的未来之内,它仍将是我们的召唤彼此的方式,最快乐,也最响亮。只要有不同凡响的节目出现,甚或只是熟悉的音乐再一次响起,千家万户仍然会在电视机前坐直身体,激动起来。



闹春图 (中国画) 周小林

“中共一大为什么会选在上海召开?”“租界是什么意思?”在十年“红色印记”活动开展中,我们时常会发现,传统的以史料、图片、文字为形式来展示和讲述党史故事,对青少年群体有一定效果,但还未尽如人意。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拥有极为丰富的红色文化和旅游资源,上海城市精神的发展、演进都与党的红色历史和革命底蕴密切相关,“如何让上海红色资源鲜活起来,在青少年血脉中种下红色基因,引导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是我们作为团属青少年宫一直在思考,也必须探索的问题。因此,我提出了《整合上海红色资源构建有意思有意义的青少年红色教育体系》这份提案。

我尝试与学校、红色场馆等多方合作,让红色教育体系在青少年活动中心落地和实践。“我要在这条小道上向老师们请教,要寻找俞秀松先生说的共产主义的

真理,共产主义的光……”一名身穿蓝色裤子的小男孩,用稚嫩的声音,向站在他身边的“俞秀松”先生叙说着自己的理想。这是在长江剧场上演的一部由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原创的大型多媒体沉浸式红色主题朗诵剧《童声嘹亮》。剧本创作完成且进行首场展演后,活动中心又将此剧的课程包送入校园,让大同教育集团

让上海红色资源鲜活起来

吴皓

旗下多所学校、格致初级中学的学子们来演绎全剧,又与上海东方广播中心合作,在全市选拔了优秀青少年与电台金话筒主持人共同演绎。青少年从单纯的看,变成了置身其中的体验,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在手拉手舞蹈团的练功房里,一群穿着粉红色练功服的小女孩正紧紧地围绕在老师身旁,认真听老师讲述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原来师生们正在为排练快闪红色舞蹈《闪闪的红星》做准备。这场快闪活动由青年舞蹈家黄豆豆和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共同策划,黄豆豆老师在抖音开设了一个月的《闪闪的红星》公益舞蹈课,也与100名红色舞蹈小小少年,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广场进行了舞蹈快闪。许多热爱舞蹈的青少年,通

雪落了一夜,檐下冰锥凌厉,许是玉絮敦厚,小村已似色白的生宣。宣纸上几个黑点是跑向学校的几个男孩,抱着的一捆干树枝扎着细软的麻绳。彻骨的寒没能打消生炉火的念头,棉鞋嘎吱嘎吱踩雪,孩子们总是急促。天光绯染,冬心存悲悯,知道众生如此,都有艰难。

泥坯炉子的玉米瓢燃起了黑烟,几个男孩咳嗽着撼树枝,举着语文书狂扇,急着添寸把长的柴火。“着了,着了,快加样子!”屋外簌簌白雪,映红一年级教室的红泥小火炉,原来这就是,天得一清,地得一宁。

父亲在扫院子里的雪,弟弟拿着小铁锹堆雪人,棉衣、棉帽围巾裹着只露出一双大单眼皮的眼睛,母亲揉面蒸馒头,小铁锅煮着玉米面粥。火炕热了起来,我蜷缩在棉被里不肯起床,直到馒头出锅的热气,满屋麦香。一路摇枝上的雪玩,棉衣裤又笨重,一落脚雪就没了膝盖,我和芳芳捧着书包歪歪咧咧到了学校,同学们已在背诵王安石《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哎呀,古诗下的一幅梅花图极美,白雪和我们屋外的雪一样,可惜我们村没有红梅,一株也没有。

我数着书上一朵一朵的梅花入迷,忽地悲从中来,眼泪大颗大颗地落在古诗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围过来。“要是我们的雪里也有梅花多好!”我一脸向往的神情。两个淘气的男生说:“那还不容易,我们做梅花呗。对呀,我们什么都做得出的。”顿时大势已成。90年代初的乡村学校没有什么教具和体育器材。我们这些六七岁的孩子异想天开地发明了很多好玩的,本夹子打沙包代替打乒乓球,操场的土地上画了很多“游泳赛道”,跳皮筋能跳出各种花样,可做梅花还是第一次。自我分工开始,男生冒着风险在教室后的学习园地扯下一块红纸,芳芳和两个女生开始画梅花,撕成梅花形状,另几个女生把红围巾上的毛线穗子剪下来几根,扎成一朵朵小红花。男生开始抢烧燃的木棍,走走,做梅花去,十几个孩子乌泱泱地跑到校园西南角的榆树下。

一株入冬的枯树,叶脉似乎老去,是喧闹转为澄净的颜色,忍冬花冻僵后,这树有时多一点黄绿,有时多一点褐赭。骑在枝丫上的两个男生在挂“梅花”,树枝摇晃,雪如软烟罗,成了细柔的织品。火红的纸花和毛线花被男生的小木棍点燃,噼噼地一朵一朵盛开,墙角数枝梅呀!我们欢呼地跳起来,我激动地看到,在枝头整理羽毛的麻雀都惊呆了,小麻雀尾端还有白色的斜条斑纹。

校园里打雪仗的高年级学生都跑来看“梅花”。就在我们得意的时候,一个男生的木棍飘下一大块炭灰,马上就要落在他脸上。这时我班一个平时懦弱的女生推了他一下,火炭唰地落在了她右袖口,我和芳芳赶紧吹灭火星,可秋香色的棉袄袖口被烫了一个硬币大的洞。顿时我们高兴不起来了,都知道这位女生的妈妈很凶悍。下课后,老师们见怪不怪也没批评我们玩火。“落尽琼花天不惜,封它梅蕊玉无香”“夜深知雪重,闻折竹声”晚上趴在火炕上背诗,心里隐隐地担心女同学袖口的洞会被妈妈打骂,火星落在那男生衣服上好了,他总抄作业,不是“好孩子”,更是责备自己想看梅花的心。梅须逊雪三分白,雪也有自己的生命规则与秩序,我们村似乎不应该有梅花。还好炉火里的光,温暖而坚定,我才忧心忡忡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读,背诵课文第二自然段时,忽然抬头看到左前座的那位女生,秋香色棉衣的右袖口绣着一朵红色的梅花,赤金色的细线勾勒出绵密的花蕊。啊,我一下喜悦起来,心口发烫,似乎暗香袭来,没事,有梅花了。这朵梅花稳稳地落在了我的心上,比雪还厚重。

上海这几天降温,新闻里有的区飘了雪花。闲来读到王安石还有一首《红梅》:春半花才发,多应不奈寒。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时至岁末,几时的空山人去远,回首落梅花,添了无尽乡愁。日升月恒,已要到“何时仗尔看南雪,我与梅花两白头”的年纪,更加珍惜亲人、师长的温暖,那岁月无惊的小幸福。要有多么恬静的心安,才会感念雪却输梅一段香,而时常难免,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凤纪书元 (篆刻) 张威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十日谈 提案的力量 责编:刘芳

明起刊登 一组《幸福的菜单》,责编:杨晓晖。